

自畫像

趙淑敏

在我本行的一道，由於受先師郭量宇（廷以）先生的影響，興趣原在近代史的範圍。近年因課程標準改變，授課科目變更，遂多涉獵現代史部分的書刊資料。凡是教授中國現代史的先，都不會否認，這一時段的材料最易蒐集，也最難搜尋。有許多檔案文件猶未公開或整理，有許多「歷史人物」依然在世，造成不少研究的窒礙。但可喜的是：愈接近現時的歷史益愈清晰，因為本身就是參與歷史的人；個人經驗雖不可靠，然而究竟可有一番印證，在撲朔迷離之中，可產生一點旁辨作用。

就因為現代史料難取，我最喜歡見到的是歷史人物的手札、節記、日記、自傳、回憶錄等。述事的人儘管看法難逃主觀，讀史者若肯沙裏淘金細心剖析，仍會有不少收穫。從伊等正面描述固可得到東西；從字裏行間可感覺出字面所無的意義；甚至在故意隱略不言，或強行虛辯的部份，都能找到彌足珍貴的旁證。

各類人物的手跡中，我最感興趣是反面人物的作品。因為治史不可人云亦云，必須公平虛心求真，讓自己的知識與良知，憑各方證據來判定史事真實的尺度，那麼這些反面人士的答辯就至

為重要了。因此當曹汝霖所著「曹汝霖一生之回憶」一出版，便立刻買來閱讀，且讀之再三。有人告誡我，千萬別上他的當，對他自辯之處，不可盡信。這是笑話，即使是普通受過高中教育的人，已不會上這種當，何況還是對歷史略有認識的人。當胡蘭成著「山河歲月」受到普遍注意，也是基於這種心情立刻尋來翻閱，我想雖然多數人言該書只可供茶餘酒後消閒，瀏覽之餘，在我仍然能有所獲。

或因偶然寫點小說之故，分析人物已成爲一個習慣。因之看曹、胡二書，也不免要從他們的作品分析他們的心理與人格。

我讀曹著，反覆細嚼，覺得曹汝霖的某些見解，與時下流行的大不相同。然則在思想自由的世界，任何人有權利表達不同的意見。可是這位已故老人的心理狀態却是非常特別的，讀曹的書，感覺到他沒有中國人的感情和情操；也許五四運動加給他的傷害確如他自辯是有些「冤枉」，但由他的種種自敘來了解，他的感情不似中國人的，至少他的「中國」跟我們的不大一樣。

因之，伊之所以被列入「奸」字號，也是其

來有自。至於胡某成爲汪記公司之一員，由他的作品所表現的心理傾向看，他不屬「情非得已」者流，也非「不解政治」的書呆子。却是個喜歡賣弄才情的投機文人，是就那麼嘻嘻哈哈搖擺着沒有是非的腦袋上了賊船的。

學歷史的人，對歷史事實的判斷，往往比較客觀而理智。絕不似一般大眾直覺的反應，認爲凡是主戰的全是忠義之士，主和的全是奸惡之徒。俗話有言：慷慨赴死易，從容就義難。事實上甘冒罵名忍辱負重，比挺起胸膛從容就義猶難。所以把所有與敵人談和訂約辦交涉的人，全視爲賣國賊也是不公平的。可是曹汝霖的所做所爲並不能歸入這一類，因為他處理這類事務的心理狀態不同。他從未會從整個國家的立場來考慮過，因而他心中的大利益，頂多只及於一個派系。曹某終竟是早兩代的人物，又起家於遜清。他言及武昌起義，說：「假使瑞澂處以鎮定，將名冊銷毀，即可使反側者安心，徐圖處置，何至釀成大禍，乃瑞澂操切從事，不查真偽，一律按冊嚴捕；遂使未變之軍，全部叛變，其爲無能，實堪痛恨」（六八頁）。以遜清官吏口吻，不算不對。可是民國成立之後，其衣食父母，祿位施

主袁世凱，却是當的民國總統。曹某的心裏不管在袁世凱生前抑或死後，却始終看不出民國的意念。如言其心中尚有一大我，也僅僅是北洋一系。北洋倒台後，在國家感情的性別上，成了不雄不雌的無性人。他也直承親日，假如親日仍能以國家大利為前提，亦很恰當，但他所謂的中日提攜，無非是為了鞏固個人祿位，為北洋奪權，而展其外交「才能」與日人妥協，五四運動時，國人所不能諒解的也就是這一點。他寫着：

「遂將定稿繕正，由陸總長及余並施秘書，親送至日使館，交與日使日置益，已在午夜。時為五月九日十一時也。余心感淒涼，若有親遞降表之感。」（一〇一頁）

「後派陸閻生（宗輿）駐日公使，適逢二十一條交涉，頗稱得力，章仲和（宗祥）繼任閻生，兩人均有貢獻但反同受詆毀。」（一一五頁）

「後又允借第二次五千萬日金，以吉黑省國有森林為保。」（一三六頁）「余攝政十個月，經手借款為一億另五百萬日金。」（一三七頁）

「時東海商借日款，銀行方面無意再借，章公使商請外相後藤新平斡旋始告成。因之青島撤兵問題，即請章公使與後藤外相直接商議。結果，日外相照會公使，聲明三事：一、青島租借地，俟與德國簽訂和約後乃交還中國。二、日本軍隊撤入青島或濟南，惟留一小部分保護膠濟鐵路。三、將來交還青島時，在青島內，留一日本居留地……，章公使照復日外相，遂有欣然同意之語，明明指外相來文之三項，此即青島撤兵換文之經過。那知後來巴黎和會，竟引為攻擊之

藉口，以為承認山東權益，豈非奇談？真風馬牛不相及也。」（一四六頁）

「一九一五成約，係指二十一條關於山東問題，一九一八成約，係指青島撤兵換文，日本祇含糊其辭，並未說出原文。當時議山東問題，陸氏恪遵袁總統不必先議之批示，似祇有日使聲明作為存案，沒有換文（我或記憶錯誤）……，倘無換文，何能做為成約？至青島互換照會，日外相照會只有三項（已詳前節），並無涉及其他德國權益，章公使照復同意，即同意來文之三項，記憶猶新，何能牽強附會？」（一五一頁）

以上略引之文字，全是有關二十一條條件，西原借款，巴黎和會等交涉部分，曹雖一再辯稱「欣然同意」與二十一條風馬牛不相及，但是在和會上日本人就厚着臉皮把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混為一談。後來曹汝霖矛盾地一再說日本人的承諾不可靠，又言弱國外交難辦，以一個自命知日派的有經驗外交人員，竟造成口實，給予日人可趁之機；尤其人人皆知的分為五項喪權辱國的廿一條（除第五項部分），竟肯如遞降表一般地覆文接受；至於以種種國家權益抵押貸款，則均係為固北洋系之權而為的恥事。廿一條雖非由其簽字，一切的交涉，主要由其担任。何能說沒有責任？國人厚責，又有何冤枉？伊復怨顧維鈞等，把廿一條秘密交涉的內容洩之於英美記者，引起干涉。我未看顧維鈞的回憶錄，不知如何解釋。不過假使我是一名年輕位卑，無法扭轉事實的外交官，恐怕只有冀望用引起干涉之法抵制侵略了；五四運動後來發展的動向很多，當然也產生了某些

負的作用。但是硬說五四運動範圍方向的擴大，是別有用心者為報借款未遂之私仇，鼓勵學生攻擊他，也未免太抬舉他自己了；待其垂老，移居日本有八年之久。有「華北交友會」十人，每人月贈五千日圓補貼他的生活。他說這些人「仁至義盡」「始終如一」。其原因恐怕不僅為了「尊重他的人格」吧！有無投桃報李的「情誼」呢？曹汝霖還寫道：

「某知縣名王達者，於日軍到時即與日軍相約，如需糧秣由縣代辦，惟須公平交易，故該縣相安無爭」「至日軍留駐，別有原因，其時某民軍領袖，結合土匪流氓，與日本浪人及退伍軍人想攻濟南，聲稱打倒軍閥，以助餉為名，向商民勒索，趁火打劫，百姓不堪其擾，日本浪人又商請日軍留駐以壯聲勢，日軍因之不退。」（一四四頁）

「余揣陸氏向來意志薄弱，易於動搖，此次同行者多是青年外交家，尚有南方代表，恐有別意。」（一四七頁）

「一朝天子一朝人，在北洋政府時代，尚無此陋習。」（一六〇頁）

「合肥自討復辟以後，外中稱頌，人心擁護，又得日本借款為助，而南方局面，亦值混亂之時，若使北方團結一致，一鼓作氣，確有南北統一之可能。合肥謀國家統一，而馮國璋挾其一得之見，又不能控制全局，從中阻撓，破壞合肥政策，使統一終成虛願，北洋團體，從此分裂，誰實為之，孰令致之，馮國璋應尸其咎！」（一三八頁）

後引之部分，讀之令人不免興起作者「良知

「匪覺之感。北洋政府政治之紊亂，官方民間記載連篇累牘，且該一時代人頗多健在，均可為證。然據其意似該一時代之治化極上軌道；言及國父領導之革命陣營，常有不屑口氣，認北洋官僚的利益就等於國家利益，中國的統一應是北洋系征討壓服成功的統一，以未能用兵徹底消滅革命勢力為憾恨，從未提過應南北和衷共濟謀國家之一統；又說有日人相告：如果中山先生以革命領袖出任國家元首，日人皆以為是。袁世凱以「家奴」謀篡主位，便使日人輕視。他認為這是日人對袁的成見，在他看來袁世凱除了帝制自為，略有不智，餘並無可批評之處；更言汪精衛等組偽政府是因在河內會仲鳴被刺而激怒，高陶二人揭發密約的內容，國人大譁使之不得回頭「逼上梁山」所致。種種偏見歪理，實令人不敢苟同，足見此種人物被歸異類確有其故。

曹某為舊時代的官僚，蓄意自辯，說法必失公平方能自圓。固然可氣，亦甚可憐。但是對不了解或難着墨處，仍只言「不甚清楚」，尚不敢顛倒黑白歪曲史實。我讀「山河歲月」，却發現作者比曹某勇敢甚多。他的自辯的戲筆，似在為他以往的作為找理論根據，於是抗戰精神不得不加詎譏。很多人批評他不該用戲諷的筆調調侃中國與中國人，我不以為這是大過，只可說是文人無聊的賣弄。寫到帝王大人物，口氣亦不甚「恭敬」，按純歷史的觀點，這些非聖非賢的人物也不見得不可批評。即使是聖賢，偶然也會有人性的缺點。孔子之所以成為萬世師表，能透達人性，對他的賢弟子們「因材施教」，便是原因之一。

。但寫歷史事務的人，可以因觀點不同意見有所出入，却不可顛倒事實，着意謬論。「山河歲月」的作者却不然，他寫太平軍起事的故事，談到「男子營」「女子營」就離了譜：

「當年太平軍便是這樣的南方農家子弟與百作工匠，中國民間春事將起來時，鄉下有社戲腰鼓，城裏亦掛燈結彩，扮台閣，這台閣必有故事，如鳳儀亭呂布戲貂蟬，或白娘娘水漫金山，而太平軍便是這樣一隊青年，他們男子營女子營一路歌舞而來，誰好意思阻攔呢？他們便從廣東廣西一直打到南京，立起朝廷來了。」（三三二頁）

略有近代史常識的人，看到這一段都要氣笑了。男子營女子營真是這樣 Romantic 的組織嗎？男子營女子營絕大多數人都是這樣歡天喜地下江南的嗎？作者可研究過關於天父天兄下凡荒唐戲法的恐怖與迷惑性？有沒有看看資料，了解一下太平軍是用何等的酷刑嚴法做後盾，強行分散家庭中的父母子女納入「男館」「女館」的？有沒有檢討一下太平軍用什麼樣裏脅的手段壯大了他們的組織，使得腐敗不堪的清兵難以對敵，而建立了朝廷？作者是真不知道的，還是有意味抹殺事實？簡直匪夷所思。

又寫道：「抗戰與參加朝鮮戰爭，不論後者如何錯誤，亦是他在現代國際的英氣照人。」（二一三頁）

與抗戰並論的朝鮮戰爭，是那一次戰爭呢？該不是指的甲午戰爭吧？那是一頁灰頭土臉喪盡中國人威風的歷史，絕不「英氣照人」。那麼是怎麼的什麼戰爭呢？指能使中國人如此驕傲？實在需

要該書作者指教！

有一些衛道之士，動輒反動這類書刊的出版。其實在我覺讀這些書確然享益匪淺。看他們的自畫像，即使因他們對鏡自繪，加意美化了，在心態神韻上，仍比代筆者傳真。讓讀者得到更真切的判證。無論從史材的角度，還是從趣味的角度來看，都是莫大的收穫。這種讀物更加明鏡，將這些「歷史人物」的人格、品調、程度和心理狀態全反映無遺，難怪我讀一本名人自傳，他要略去四十年，只敢寫到民國元年，可謂聰明之至。出版商往往只顧及商利，不會考慮及其他，不過出版了這類書籍對社會却是納稅以外的貢獻。如果沒有獨具生意慧眼，代為刊行，如何能使探求真知的人，得到最真實的驗證？使巨奸或小丑在照妖鏡前現出原形，讓被冤枉曲解的，以及被湮沒的人和事大白重現於天下？有道德勇氣的出版人，繼續掘吧！挖吧！

河上人語

宋希尚教授著定價叁拾元

本書為宋希尚教授精心傑作，宋教授早歲獻身國家建設，參與導江、導淮、導河諸工作，勞苦功高，有「水利國士」之譽，全書收集記遊、記事、描寫人物等懷舊憶往之作三十餘篇，印刷精美，穿線平裝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。